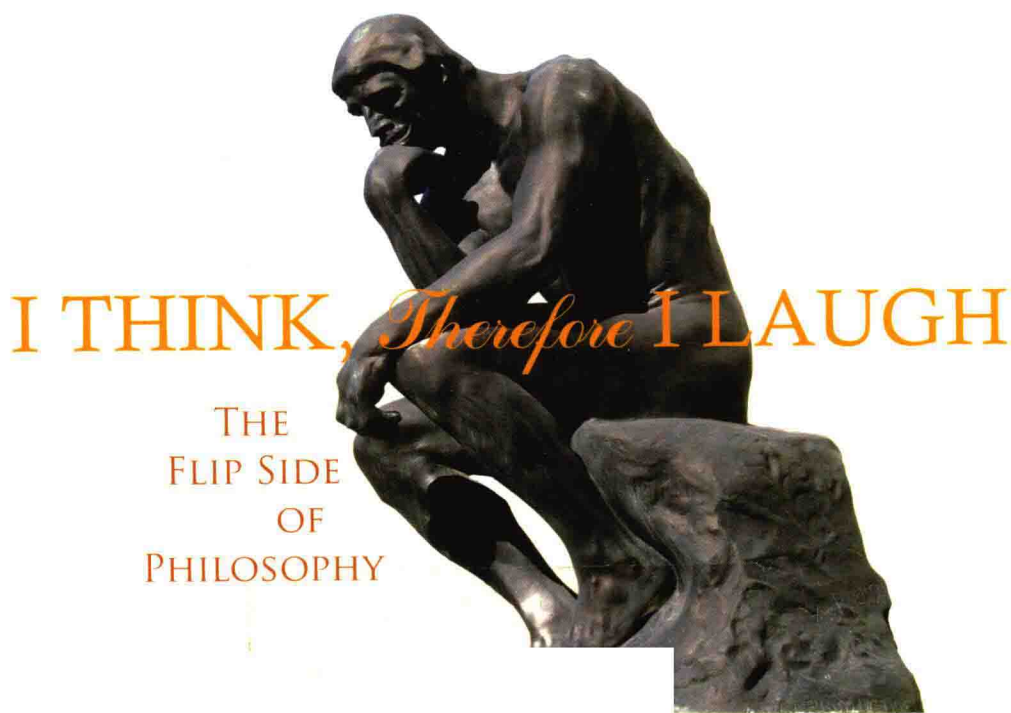




开放人文



I THINK, *Therefore* I LAUGH

THE
FLIP SIDE
OF
PHILOSOPHY

[美] 约翰·艾伦·保罗斯 著 徐向东 译

John Allen Paul

我思故我笑

哲学的幽默一面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我思故我笑

哲学的幽默一面

[美] 约翰·艾伦·保罗斯 著

徐向东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思故我笑：哲学的幽默一面/(美)约翰·艾伦·保罗斯
(John Allen Paulos)著；徐向东译.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6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开放人文)
ISBN 978-7-5428-5908-2

I. ①我… II. ①约… ②徐… III. ①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B-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2053号

责任编辑 潘 涛 尹传红 王 洋
装帧设计 陆智昌 朱赢椿 汤世梁

我思故我笑——哲学的幽默一面

[美] 约翰·艾伦·保罗斯 著
徐向东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35 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mm 1/16
印 张 10
插 页 4
字 数 134 000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28-5908-2/N·1008
图 字 09-2017-399号
定 价 28.00元

对本书的评价

要是普通人真正理解了这本奇妙的重要读物中的思想，我们的社会就会不可想象地不同。

——侯世达(Douglas R. Hofstadter)，

《哥德尔、艾舍尔、巴赫：一条永恒的金带》的作者

保罗斯擅长用令人难忘的笑话捕捉艰难的思想。在如此艰难的思索时，我还从未像这样放声大笑过。

——布赖恩·巴特沃思(Brian Butterworth)，

《什么算数：每个大脑如何被硬连接起来

做数学》的作者

如果像我一样，你在逻辑难题和荒谬中找到乐趣，那么在约翰·保罗斯的《我思故我笑》中，你会找到大量的乐趣。另一方面，如果你是那种像保罗斯和我这样的单调乏味的人，那么你应该浏览他的书，看看你

正在迷失什么。

——特德·科恩(Ted Cohen)，

《笑话：对可笑问题的哲学

思考》的作者

令人钦佩……你能够在两小时内读完[这本书]。然而，这可能是你曾经度过的茅塞顿开、甚至“胜读十年书”的 120 分钟。

——亨利·凯梭(Henry Kiser)，

《芝加哥太阳时报》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分4章：两对不可能的搭档；逻辑；科学；人物。作者通过维特根斯坦与卡罗尔、格劳乔与罗素之间虚构的对话，妙趣横生地探讨“哲学的幽默一面”、逻辑推理中的“傻段论”、说谎者悖论，生动形象地阐释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绿蓝—蓝绿悖论、渡鸦悖论，从还原论、可错论和机会主义，到随机性、复杂性和贝尔不等式，借助大量寓言、故事、谜题，发掘分析哲学与幽默的深层共鸣，揭示非决定论、囚徒困境、投票悖论背后的意蕴，最终归结为“我思故我笑”。

本书自1985年出版英文版以来，已被翻译成西班牙文、法文、荷兰文、德文、意大利文、土耳其文、日文等文字出版。

作者简介

约翰·艾伦·保罗斯(John Allen Paulos),畅销书作家、数学家,宾夕法尼亚坦普尔大学数学教授,著有《不识数:数学盲及其后果》、《数学家读报》、《从前有一个数》和《数学与幽默》。他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科学星期五”、英国 BBC 电视台频频露面,除了为《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福布斯》等报刊撰稿以外,他还为《发现杂志》、《美国学者》、《国家》、《纽约时报书评》、《纽约书评》、《华盛顿邮报书世界》、《伦敦书评》等写书评。

中译本序言

《我思故我笑》是一本奇妙的哲学著作。虽然就对问题探讨的深度和系统性而言,它不如与之相类似的一些其他著作,比如说侯世达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一条永恒的金带》,但是这本书以一种相对容易接近的方式揭示了哲学思维的本质,特别适合于那些想要理解哲学究竟是什么的读者阅读。尤其是,它以一种幽默的方式阐明了一些有趣的和深刻的哲学问题。因此,我很乐意把这本书介绍给我们的中文读者。

然而,幽默总是相对于特定的语言和语境的。一些用英语(或者任何其他的外国语言)表述起来是幽默的东西,通过翻译则至少会部分地丧失其幽默感。这给本书的翻译带来了一些困难,正如读者可以从这个译本中体会到的。但是不管怎样,我要尽力维护哲学幽默和在它之中反映出来的哲学思维给予我们的启发。我已经在译文中容易引起混淆或困惑的地方,添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所有的脚注),希望有助于读者的理解。

像原书的作者一样,希望您能够喜欢这本小书。

徐向东

2002年8月

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第二版序言

《我思故我笑》(*I Think, Therefore I Laugh*)是我的六本书中的第二本,它已经脱销了一些时间。当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问我是否有兴趣再版这本著作,并为之写个新的序言时,我欣然同意了。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曾经说过一句妙语,一本哲学书可以完全由笑话组成。部分地受这句话鼓舞,部分地或许由于一个作者的近视般的虚荣,我总是喜欢这本小书。由于这本书很快就脱销了,我已经把它用作一个小小的采石场,在我后来出版的书中,读者或许可以识别到这本著作的片言只语。而且,这本书的许多关注类似于我后来出版的书的关注:对数学(mathematics)和科学(science)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误解(misunderstanding),伪科学(pseudoscience)及其吸引力,概率和统计学的运用(uses)和误用(misuses),幽默(humor)和“高阶”(“higher-order”)的努力,叙述和数字之间的相互影响。

虽然我的博士学位是在数学尤其是在数理逻辑领域,但我对分析哲学及其难题总是抱着一种兴趣。在写《我思故我笑》时,我认为,在这

样的哲学抽象和日常生活的关注之间的界线特别值得探究。这种探究的回报主要是智识上的。想想对“哲学家”的一个定义：一个哲学家是这样一个人，他参加一个有关量刑指导分析的会议，但却提交了一篇论述“时间”的意义，以及监禁的同谋犯所面临的逻辑困境的论文。鉴于社会、经济和时事问题不是本书的焦点（就像它们在我后来写的一些书中那样），没有抗拒不住的诱惑需要更新这本书。除了剔除一些不恰当的内容和个别微小的错误外，我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要是让我重新创作此书，我会选择一组略微不同的哲学问题，一组不同的笑话和比喻，而且会以一种更加从容的节奏来发展它们。但是这里的介绍却有点儿无情：我一会儿谈论某个东西，一会儿谈论某个别的东西，然后谈论某个其他的东西。不过，我重申和支持这本书的指导观点：概念幽默（conceptual humor）和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在一个非常深的层次上是共鸣的。你听说过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和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对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什么吗？……

目录

1	对本书的评价
3	内容提要
5	作者简介
7	中译本序言
9	第二版序言

1	第一章 两对不可能的搭档
10	第二章 逻辑
52	第三章 科学
105	第四章 人物

129	后记
133	参考书目

第一章 两对不可能的搭档

导论

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曾经评注道：“一部严肃的好的哲学著作，可以完全用笑话来写成。”如果你理解了这个相关的哲学要点，你便抓住了这个笑话。在我看来这总算是一个聪明的评注，本书部分地就是为了示范它而写的。本书将包含一些笑话，还有一些故事、比喻、难题和逸闻，所有这些东西都会以某种方式联系到各种各样的哲学问题。这些故事和逸闻将由一些(最低限度的)注释连接起来，通过论题而被松散地整合在一起。我希望它们能够传达现代哲学的一些韵味和实质，驱散在一些人心中的这样一种感觉：哲学是对生活的某种指导，是神学或数学的一个分支，或者只是面对逆境时的坚韧。

对这番努力的一个明显的批评是，要使哲学要点变得可理解，把它们联系起来的笑话、例子和隐喻就必须被放置在一个相关的语境中，必须成为一个严密推理论证的一个部分。这当然往往是对的，

但就大多数笑话、例子和隐喻而言，语境和论证至少已经部分地隐含在故事本身之中了。比如说，考虑这个故事：猴子随机地在打字机上打字，结果打出了《李尔王》(*King Lear*)。甚至没有语境或论证，这个孤立的故事也能激发人们的思想，即使经常激发的是“错误的”思想。对于其他经典的故事，比如一棵树落在一片无人居住的森林中的声音，拉普拉斯(Laplace)的宇宙作为一部巨大无情的钟的决定论意象(deterministic image)，或者柏拉图(Plato)的洞穴的隐喻以及它所允许的对于实在(reality)的含混反思，我们也能作出类似的评注。人们从哲学讨论中保留的东西，经常就是这样的故事、生动的隐喻、例子和反例。对于哲学笑话(philosophical jokes)也是如此。

最终，即便在没有太多的支持性语境或论证的情况下，这些故事和笑话也具有这样一个特点：任何更加充分的讨论或理论都必须接纳和说明它们。它们提供了任何合理的哲学理论必须理解的部分原材料，因此应该是所有充满好奇心的人们的智识齿轮的一个部件。

维特根斯坦和卡罗尔

让我考虑两对不可能的搭档：第一对，维特根斯坦和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第二对，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在我先前的书《数学与幽默》(*Mathematics and Humor*)中，我已经对第一对搭档进行了比较，这一节便取自于那本书。然而，在本书中，我对这个比较，以及对在《数学与幽默》中给出的一些要点做了些扩展。

在“维特根斯坦、胡言乱语和刘易斯·卡罗尔”中，乔治·皮彻(George Pitcher)已经论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著作和卡罗尔(查尔斯·

勒特威奇·道奇森)* 的著作之间一些惊人的相似性。他们两人都关心胡言乱语、逻辑混乱和语言难题,虽然正如皮彻注意到的,维特根斯坦被这些东西所折磨,而卡罗尔则(至少在表面上)对此津津乐道。[在后一方面,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克尔恺郭尔(Søren Kierkegaard)和伍迪·艾伦(Woody Allen)之间的关系。]皮彻引用了《爱丽丝漫游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中的许多段落,认为它们例证了维特根斯坦在对先前提到的哲学笑话进行评注时他头脑里大概想到的东西。

下面是从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里摘录下来的一些有代表性的片段,它们跟维特根斯坦在其著作中考虑过的问题是有关联的:

1. 她[爱丽丝]吃了一点儿,焦虑地对自己说:“哪种方式? 哪种方式?”她把手放在头顶上,以便感到她正在以哪种方式长大,但是她非常惊奇地发现,她还是像过去一样大。(《爱丽丝漫游奇境》)

2. “背得不对,”毛毛虫说。“不太对,是吧?”爱丽丝胆怯地说,“一些词已经改变了。”

“简直从头到尾都是错的,”毛毛虫肯定地说,几分钟内他们之间一片沉寂。(《爱丽丝漫游奇境》)

3. “那么你应该说你想要说的东西,”野兔继续说。

* 刘易斯·卡罗尔(1832—1898)是笔名,他的真名叫查尔斯·勒特威奇·道奇森(Charles Lutwidge Dodgson),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数学教师。作为一名文学家,他的声望主要是建立在《爱丽丝漫游奇境》(1865年)及其续集《爱丽丝镜中奇遇记》(1871年)这两部童话上。——译者

“没错，”爱丽丝赶忙回答，“至少——至少我指的是我说的东西——这是一回事，你知道。”

“不像是同一回事！”帽子商回答说。“如果是那样的话，你也可以说‘我看见我吃的东西’和‘我吃我看见的东西’是同一回事了！”（《爱丽丝漫游奇境》）

4. “请对我好一些嘛，”爱丽丝向前跑了一会儿之后气喘吁吁地说，“停一分钟让人喘息一下好吗？”

“我够好的了，”国王说，“只是我不够强壮。你看，一分钟就这样可怕地飞驰而过。你想停止一个想象中的猛兽不成！”（《爱丽丝镜中奇遇记》）

5. “真是好果酱，”王后说。

“唔，但是不管怎样我今天(to-day)不想吃任何果酱。”

“如果你**确实**想要它，你也吃不到它，”王后说，“这里的规则是明天(to-morrow)拥挤，昨天(yesterday)拥挤，但是绝不是今天拥挤。”

“有时候**必定**是‘今天拥挤’，”爱丽丝反驳说。

“不，不可能，”王后说。“每一个**其他的**日子拥挤，今天不是任何**其他的**日子，你知道。”

“我无法理解你说的话，”爱丽丝说，“这太令人困惑了。”（《爱丽丝镜中奇遇记》）*

这些例子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它们都显示了关于某些概念的逻

* 在英文中，“果酱”和“拥挤”是同一个词“jam”。这里卡罗尔利用了词的多义性，因此有了上述对话。——译者

辑混乱。一个人用不着把自己的手放在头顶上，才可断明他是在长高还是在变矮(除非只是一个人的脖子正在生长)。一个人也不可能“从头到尾”不正确地背诵一首诗，因为若是那样的话甚至就不能说他是在背诵那首诗。〔维特根斯坦极其关心把同一性(identity)和相似性(similarity)确立起来的标准。〕在第三段引文的语境中，帽子商是在预设意义(meaning)和言语(saying)两种完全独立的活动。维特根斯坦已经表明，这是一个导致了众多误解的假定。接下来的一段把“分钟”这个词的语法与“列车”这样一个词的语法混淆起来了；最后一段表明，尽管存在着一些相似性，可“今天”这个词并不充当来指示一个日期。后面这两个要点也为维特根斯坦所讨论。

维特根斯坦解释道：“当日常语言中的词有表面上相似的语法时，我们总是力图以相似的方式来解释它们；即，我们努力使得这个类比彻底成立。”这样，我们“误解了……我们的表达式的语法，就像在苍蝇瓶中的苍蝇一样，我们有时候需要被清楚地指明道路”(维特根斯坦)。正如我已经提到的，这些语言误解可以是快乐的源泉，也可以是痛苦的源泉，这取决于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或意图。比如说，维特根斯坦被这个事实所折磨：一个人并不说他鞋疼，即使他或许说他脚疼，而脚是套在鞋中的。要是卡罗尔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大概就会写道：鞋是如此疼痛，它们非得去医院看看不可。

格劳乔碰见罗素

就像维特根斯坦和卡罗尔同样痴迷于语言和胡言乱语一样，伯特兰·罗素和格劳乔·马克斯都关心自我指称(self-reference)的概念。而且，罗素的理论怀疑论(theoretical skepticism)与格劳乔那种懂得求生的烙印形成对比，正如罗素的贵族化的无政府主义趋势与格劳乔